

《元曲选》中动词重叠的格式、语法意义及表达功能

唐 韵

(四川师范学院 中文系, 四川 南充 637002)

摘要:《元曲选》宾白的动词重叠可以从重叠格式、语法意义及表达功能三方面进行考察。重叠的格式分为两大类12小类,其主要格式是单音节重叠的“A—A”式。单音节重叠式及双音节的“ABAB”系列的主要语法意义是表“时短量小”,双音节的“AABB”式则表“时长量大”。否定形式则含有“应该如此”的语法意义。其表达功能与重叠式的时间特征有密切关系。《元曲选》宾白因其体裁特点,使其未然动作的重叠式占优势。表未然动作的重叠式的表达功能主要是缓和语气;表已然动作的重叠式的表达功能主要是叙述或描写。

关键词:《元曲选》;动词重叠格式;语法意义;表达功能

中图分类号:H1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1)04-0032-06

本文考察《元曲选》宾白中的动词重叠式,在穷尽性搜集该书用例的基础上,对其重叠格式、语法意义、表达功能等进行了分析归纳,目的是借此了解元明之际动词重叠的发展状况,为研究动词重叠的发展史提供专书资料。本文依据的《元曲选》是中华书局1958年版,以下简称《元》,例句后的数字标明该书页码。

对于动词重叠式的范围,目前各家所指不完全一样,本文所指的《元》宾白中的动词重叠式,是指动词经过重叠变化后的格式,是构形的重叠。根据动词重叠后附加一定的语法意义的主要标准,在排除同形异构的基础上,参考前贤时哲的观

点,本文将《元》中的动词重叠式归纳为单音节重叠和双音节重叠两大类12小类。

全书动词重叠共319次。单音节重叠是其主要格式,共出现291次,占总次数的91.2%;双音节重叠共出现28次,仅占总次数的8.8%。

单音节重叠有8种格式,具体情况如下:

“A—A”式使用最多,148次,占总次数的46.4%^①;“A宾—A”次之,53次,占总数的16.6%。以上两种是主要格式,合占63%。再往下依次是:“A—A儿”27次,“AA”26次,“A—A宾”20次,“AA宾”10次,“A宾—A儿”4次,“A的一—A”3次,这六种合占总次数的28.2%。

双音节重叠有4种格式,分别是:“ABAB”6次,“AB—AB”6次,“AB宾—AB”1次,“AABB”15次。“AABB”是双音节动词重叠的主要格式。

收稿日期:2001-01-12

作者简介:唐韵(1953—),女,四川省威远县人,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上述主要重叠式的使用情况与李思明研究《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以下简称为《水》、《金》、《红》)动词重叠式所提供的数据相比[1](99页),单音节重叠,《元》与《水》的使用频率大致相同。《水》中“A—A”使用最多(97次),占总数(168次)的57.7%,其次是“A宾—A”(20次),占总数的11.9%。两种合占69.6%。在时代往后的《金》、《红》当中,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两书都是以“AA”及“AA宾”式为主。《金》中,“AA”使用最多(248次),占总数(601次)的41.3%;其次是“AA宾”(86次)。两种合占56%。《红》中,“AA”最多(350次),占总数(1069次)的32.7%;“AA宾”为次(208次)。两种合占总次数的52.2%。与之相对的是,“A—A”的比例大为降低,《金》中出现38次,占总数的6.3%,《红》出现113次,占总数的10.6%;“A宾—A”已难得见到了。这说明,省略了数词“一”的“AA”式已逐渐替代了“A—A”的位置,而“AA”的广泛使用及格式的凝固,使得“A宾—A”中的宾语逐渐后置,形成使用至今的现代汉语的常见用法“AA宾”。

双音节重叠式,《水》、《金》、《红》的使用率比《元》高,《水》(24次)占14.3%,《金》(68次)占11.3%,《红》(167次)占15.6%。其中“AABB”在《水》出现13次,多于其它双音节重叠格式,与《元》基本一致。“AABB”是双音节重叠早期的主要格式。“ABAB”的使用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元》仅占双音节总数的21.4%,《水》(11次)占45.8%,《金》(33次)占48.5%,《红》(107次)占64.1%。这种格式也是现代汉语双音动词重叠的主要格式^②。

以上比较表明,动词重叠的几种不同格式,在元、明、清这一段时间里,有着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现代汉语的用法逐步形成。

二

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历来是语法学者研究的重点,也是颇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本身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首先,动词重叠式有多种格式,格式不同,所产生的语法意义也会有所差异(如双音

节重叠的格式不同,意义就不一);其次,就同一格式而言,所处的语境不同,其语法意义也不完全相同(如否定形式的语法意义不同于肯定形式);第三,在语言运用中动词重叠式是立体的,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就会得出不同的认识(如动量、时量、时态、语气等)。本文不打算全面探讨《元》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只是在参考各家说法的基础上,针对《元》的语言实际,分析单音节重叠式的主要语法意义,其否定形式的语法意义,以及双音重叠“AABB”的语法意义。

1. 单音节重叠式的主要语法意义

单音节重叠式虽格式不一,但其主要语法意义是基本一致的。“说话人把动词重叠起来使用,说明他对重叠式的语法作用有一种语感。这种语感正是重叠式语法意义的反映”[2](378页)。这种语感是说话人、听话人共同遵守的。从《元》中多数用例给人的语感来说,就是说话人表动作行为的时短量小。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明。首先,可以拿重叠式与非重叠相比较,非重叠没有“量”的意义,重叠后具有了“量”的意义。

①你来伴新人坐一坐。(1035)

②待你媳妇看一看咱。(547)

“坐一坐”,“坐”的时间不会长,“坐”的也可能较随便;“看一看”,“看”的时间不会长,“看”的动作投入性也不强。如果将两处重叠换为非重叠式,“量”的意义不复存在,仅是一种动作的表述。这说明重叠后“量”发生了变化,是减弱了动作行为的“量”。“所谓动作的量不能仅仅理解为动作时间长短、次数多少,而应该包括动作、行为、变化的各个侧面、各个环节可以有广义量的意义的因素”[2](382页)。

其次还可以从语法形式标记和同义格式比较两方面来说明这一语法意义。先从语法形式标记来看。我们把位于重叠式之前的称为前标记,位于之后的称为后标记。《元》中的前标记有副词“暂”、“略”,表时量短、动量轻微,与重叠式的意义互为补足。

③将军且暂住一住。(1182)

④来到这柳阴下,暂歇一歇。(1576)

⑤待我去营中略睡一睡。(1180)

⑥我与你略去看一看便回。(1685)

⑦远远的有个酒务儿,略避一避风雪。

(1727)

“暂”大致表时量短暂,“略”大致表动量轻微,不过,很多用例中,这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元》中表时短量小的后标记有“儿”尾。《元》中有两种格式有“儿”尾,即“A—A儿”和“A宾—A儿”。“儿”尾本有小称之意,重叠式带“儿”尾,在语感上更表轻“量”。

⑧哥,你那衣服借我使一使儿。(689)

⑨王伯伯,你劝一劝儿波。(879)

⑩娄青哥哥,你还送我一送儿去,我有些怕鬼。(1733)

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讲到“短时貌”的表示方法时曾指出:“凡表示时间极短者,叫做短时貌。此类用动词重叠起来。……若要加倍表时间之短,可加‘儿’字于动词之后。”[3](158页)

再从同义格式比较来看,动词重叠式可与其他同义格式替换。试比较下面两组例句。

⑪[须贾云]……令人,有劳再说一声,道须贾不能久待。[张千云]俺大夫着你明日来辞,我怎敢又过去。[须贾云]没奈何,再央你过去说一。说。(1024)

⑫[正旦云]母亲,天色晚了也,……好生困倦,嗜睡一睡儿咱。[夫人云]孩儿说的是,俺和你睡些儿咱。(1739)

将这两组的划线部分各自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属于同义形式。⑪例中的“说一声”与“说一”均表同一说话人尽量减弱动作的“量”,以使对方易于接受,“一声”的数词“一”即表最小数目,极言其动作轻微、费时费力少,与重叠式可以互换,表意相同。⑫例中的“睡一睡儿”与“睡些儿”同义,补语“些儿”表动作的时量很短,即片刻、一会儿,也可与重叠式互换。笔者注意到,在《元》中既有“避一避”、“避避”,也有“略避一会”的同义格式,既有“坐一坐”、“坐坐”,也有“坐些儿”,这些可以互换的同义格式,从旁证明了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

2. 否定形式的语法意义

动词的重叠形式绝大多数用于肯定句式。《元》中仅有7例用于否定句式,这7例如下:

⑬可怎生不着个太医来看我一看。

(181)

⑭哥,这两日你也不来望我一望。

(210)

⑮你就没一个劝我一劝的。(443)

⑯不动一动手也不中。(550)

⑰亲眷们也不曾接来会会。(1039)

⑱他去上朝取应,辞也不来辞一辞。(1453)

⑲这家童也不出来接我每一接。

(1740)

分析上面句子,有一例疑问句(181页例),一例假设句(550页例),其余均是叙述句。这些句子在表意上有一个共性:即说话人认为重叠动词的动作按理是应该发生的而没有发生;在叙述句中还包含着因此而埋怨施动者的意味。如果将上述句中的重叠式改为原形,在多数句中,其意义就变为一种较客观的叙述,个人感情色彩减少,表动作“按理应该”的意义减弱,这说明动词重叠用于否定句式的语法意义是某动作“应该”发生。朱德熙曾说“动词重叠式的否定形式只出现于以下两种场合,一种是‘不……不……’的前一个‘不’字后头。例如:不调查调查不容易弄清楚。一是反问句里。例:你怎么不问问?”[4](68页)这两种场合所表示的意义中也有“应该”的含义。刘月华在对现代汉语动词重叠的否定形式的研究中,曾分析了否定形式主要出现在疑问句、反问句、叙述句、假设句等场合,且均包含“应该”的意思[5](19页)。《元》所反映的语言实际是,否定形式出现的句类尚不及现代汉语丰富,但在表达“应该”的意义上则是基本一致的。

动词重叠式用于否定形式之所以产生“应该”的语法意义,这可能是否定句式和动词重叠共同作用的结果。

3. 双音节重叠“AABB”的语法意义^③

双音重叠“ABAB”系列,其主要语法意义与单音节重叠式一致,即表时短量小。

⑳你可作成我一作成。(55)

㉑到祖坟上去浇奠一浇奠。(377)

㉒也该着众宰辅每劝谏劝谏。(1483)

“AABB”的语法意义与“ABAB”正好相反,不是表时短量小,而是表动作的长久,或反复多次。

㉓你怎生啼啼哭哭，惊觉廉访大人。

(259)

㉔怎把我做烧火的一般这等扯扯拽拽。

(260)

㉕我这孩儿也说道会起课，常常在手儿上抡抡掐掐，胡言乱语的，……(1022)

㉖往往来来，再不得其旧路。(1365)

㉗只见陈琳那厮，抱着个妆盒，在垂杨树下遮遮掩掩。(1468)

从上述例中可以看出，“AABB”在语感上是说话人强调动作的时长、量大。何以“AABB”会与“ABAB”有完全相反的语法意义？这可以从两方面找答案。一是从其结构格式来看，其格式是同义、近义或反义的重叠并列，“AABB”中的“A”“B”从语义上看都具有同义、近义或反义的关系，将其单音重叠以后并列就增加了语势、强化了语义。在汉语中这也许是一条规律，比如，形容词的“AABB”重叠式也使其语义得到强化，程度得到加深。“ABAB”式“A”与“B”的组合重叠，在语感上效果不同。二是从其来源看，二者的来源不同。据徐正考的研究，“ABAB”产生于元末明初，其产生是受单音节重叠形式“AA”的影响。因产生之时，“AA”式“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已固定为短时、尝试”，所以“ABAB”式也受其影响表示同样的语法意义[6](51页)。从《元》中“ABAB”系列仅13次的事实来看，元明之际应是产生之初，因《金》、《红》的“ABAB”都有所发展^④。“AABB”的产生则是“承传了唐前VV式的表义功能，表示动作行为的久长或反复多次”[6](49页)。太田辰夫指出动词重叠的AA型“原先表示反复、持续”，“这种AA型表示反复、持续的下限并不明确，但大约在宋元时已用得少了”[7](177页)。王鏊对唐诗中的动词重叠进行考察，指出AA型主要表时量长、动量大，并认为“唐诗中的动词重叠是对汉魏用法的继承”[8](234页)。

这些研究表明，至唐代，AA型仍具有“时长、反复、量大”的语法意义。受其影响，“唐代出现了可以认为是双音节动词重叠形式的例子”即“来来去去”[6](50页)。《元》中的“AABB”即是这种用法的继承。

三

刘月华指出“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与动作实现的时间有密切关系”[5](10页)，并在讨论其表达功能时将重叠式分为已然动作和未然动作两类。李宇明经过进一步观察分析，认为：已然和未然这组时间概念对动词重叠式相当重要，“把动词重叠式的时间特征分为已然和未然两大类，看来是可行的”[9](88页)。据此，我们将《元》中动词重叠式从时间特征方面分为已然和未然两类，并分别讨论其表达功能。

动词重叠已然和未然的区分主要是根据语境和一定的语法标志。就语境而言，祈使句和叙述句是动词重叠式出现的典型环境。如果出现在祈使句中，一般表未然；如果出现在叙述句中，叙述将发生的动作，是未然的，叙述已发生的动作行为则是已然的。

㉘有劳先生，将我两人贱造看一看。(721)

㉙我往后堂中去去再来。(1491)

㉚那赵国器捱着病将我来跪一跪，我只得应承了。(226)

前两例是未然动作，后一例是已然动作。

除语境外，有的句子中还有些能表时间特征的词语。表未然的词常见的有：等、待、正要、且、试、若。例：

㉛等兄弟过来时，你接我一接。(735)

㉜师父，待我指指头数一数。(1336)

㉝我正要与他耍一耍，怕他怎么。(282)

㉞相公且住一住儿。(416)

㉟我试晾一晾咱。(550)

㊱姐姐若与我见一见儿消灾灭罪，可也好么？(47)

上述句中带点词均可表示后面的动词重叠是未然的。

表已然时间特征的词语，主要从语法词标记上观察，例：

㊲你看我家老头儿这等不中用，那拳头刚擦的一擦，便一个脚稍天哩。(647)

㊳我那女婿只好睁着眼看的一看。(427)

⑳只是我刘封没造化,单只看的一看,做了眼饱肚中饥哩。(1318)

这种“A的一A”,全书仅3例。前一动词后的“的”表动作或变化的完成态,是已然标记,相当于现代汉语当中表完成态的助词“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元》中已较普遍使用表完成态的“了”的情况下(如:饮了几杯酒,误了期约,添了一个小孩儿),还几乎不见“了”用于动词重叠式,仅见到下面一例:

㉑你看这厮,我推了他一推便死了,我不信。(1065)

句中的“一推”,如果是实指则不是动词重叠,如果是虚指,表“推”的轻微时短,就应是重叠,实指、虚指在这里不易判定,如果算重叠,这种格式《元》中仅此一例,这个事实可以说明“A了一A”的产生时间比“A一A”晚。

《元》中表未然动作的重叠式占绝大多数,表已然的不到10%,这种悬殊的比例是和《元》的体裁特点有直接关系。《元》是杂剧表演的剧本,剧本要适合杂剧舞台表演特点,杂剧舞台表演中,人物除了“唱”“做”以外,道白、对话就较多。《元》中除曲文外就是宾白,宾白包括人物道白、对话。就道白来看,人物要进行的动作或所做动作代表什么意思,往往都要表白出来让观众知道,所以人物往往是先说后做,或边说边做,其中动词及其重叠就以未然居多。就对话来看,人物对对方的要求、命令、劝说等,大多通过话语——祈使句表达出来,祈使的动作行为一般也是未然的。上述两方面造成了未然动作重叠式居多的语言实际。

表未然动作的动词重叠其表达功能主要是缓和语气,这种功能在祈使句中表现最为突出。在祈使句中,动词重叠式表示的动作行为以听话人(第二人称)来施行的为主。

㉒有个相公染病,请你看一看。(182)

㉓哥,你怎生方便,救我一救。(49)

㉔赵小哥,你也劝一劝波。(228)

㉕我醉了,扶我一扶者。(893)

有少数用例是要求听话人叫别人或让自己做某事,施动者即为第三人称或第一人称。

㉖你着三姑把我这褐袖来晒晒。(1644)

㉗请将茶茶小姐来,着他去劝一劝可不好。(414)

㉘梅香,将镜儿来我照一照。(976)

㉙你也带挈我去走走。(697)

施动者从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这种人称的改变,影响着祈使句的表达功能和构造。施动者为第二人称时,祈使意味直截了当,请求语气较为明显,语气缓和,句子构造也较简单,重叠式往往直接充当谓语。施动者为第三人称时,有较明显的命令意味,重叠式的前面总有使令动词“着”,并由此构成兼语句。施动者为第一人称时,虽有命令意味,但或多或少含有“请求允许”的意思,句子结构相对复杂一些,形成连谓句或兼语句。可以看出,施动者的三种人称,其祈使的缓和语气是有差异的,以施动者为第二人称的表达最委婉,语气最缓和。《元》中以施动者为第二人称的占绝对优势,所以在表达功能方面是以缓和语气为主。朱景松指出:“重叠式构成的祈使句,强烈的命令句极少,多数表示建议或请求,语气比较缓和。”[2](379页)

表未然动作的动词重叠所具有的“缓和语气”的表达功能与动词重叠的主要语法意义“时短量小”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说话人用表时短量小的重叠动词的方式去请求或命令,暗含着“自己所祈使的动作不难做到”这样一个意思,使对方易于接受,这也是一直使用至今的汉语中委婉、有礼貌地表示命令或请求的重要手段。

表已然动作的动词重叠其表达功能主要是叙事或描写,能使所叙述或描写的动作行为更生动、更具动态化。

㉚他躲一躲,把我那箭擦过去了。(903)

㉛左边看看,右边看看,再没个所在可以躲闪的过。(1710)

㉜勒的我登时命卒,一灵儿荡荡悠悠。(575)

㉝被他哭哭啼啼打搅了一夜不曾得睡。(1408)

㉞你这老弟子孩儿,口里唠唠叨叨的。(1601)

若将上述例中的重叠式全改为非重叠式,其叙述、描写中的动态性、生动性就大为降低,单音重叠

是如此,双音重叠“**AABB**”式尤其如此,究其因,是“动词重叠因含有量的意义而使动词的意义更加动态化”[9](85页)。其中,“**AABB**”在这方面有其特色,《元》中“**AABB**”没有一例用于祈使句,也没有

一例用于未然动作,“**AABB**”全用于叙述句,表已然,其“时长量大”的语法意义加深了人们对其动作的感受,使其动态性更强,叙述描写更生动。

注释:

- ①全书仅有一例“算上一算”(722),由于仅此一例,归入“A—A”式。
 ②李珊在《双音动词重叠式 ABAB 功能初探》(载《语文研究》1993 年第 3 期)一文中,经过统计分析,指出现代汉语双音动词重叠的三种形式 ABAB、AABB、AAB,“无论重叠的数量,还是使用的频率,ABAB 都占绝对优势”。
 ③“**AABB**”重叠式的情况较复杂,有的是双音节 AB 的重叠,有的是单音节动词重叠后的加合,即 AA + BB,也不排除其中有与构词重叠不易区分的情况。
 ④《金》ABAB 出现 33 次,《红》ABAB 出现 107 次。

参考文献:

- [1]李思明.《水滸全传》《金瓶梅》《红楼梦》中动词重叠式的比较[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2,(2).
 [2]朱景松.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J].中国语文,1998(5).
 [3]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4]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刘月华.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及可重叠动词的范围[J].中国语文,1983,(1).
 [6]徐正考.双音节动词重叠形式探源[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6,(3).
 [7](日)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8]王鏊.唐诗中的动词重叠[J].中国语文,1996,(3).
 [9]李宇明.动词重叠的若干句法问题[J].中国语文,1998,(2).

Pattern, Grammatical Meaning and Expressive Function of Verb Reduplication in *Yuan Qu Xuan*

TANG Yun

(Chinese Department, Sichuan Teachers College,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China)

Abstract: Verb reduplication in *Yuan Qu Xuan* can be examined in its pattern, grammatical meaning and expressive function. The patter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2 categories and 12 subcategories, with monosyllabic “A—A” pattern as its main one. The main grammatical meaning of monosyllabic pattern and “ABAB” in bisyllabic pattern is “short time and small amount”, while “AABB” means “long time and great amount”. The negative form implies “should be so”. Its expressive function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time feature. The features of Yuan Qu’s literary form lead to the domination of patterns representing undone actions. The expressive function of the pattern representing an undone action is to relax the tone, while that of the pattern representing an accomplished action is mainly narrative or descriptive.

Key words: *Yuan Qu Xuan*; verb reduplication pattern; grammatical meaning; expressive function